



# 海岸春潮

周蓬桦

风穿过岸上的防护林,也拂过心头,漾起一阵阵柔软的喜悦。直到夜幕低垂,繁密的星子缀满海岛夜空,闪烁的航标灯下,晚归的渔船正缓缓收帆。

次日黎明,我必带友人去“城市阳台”——那是观海上日出的绝佳之处。天将破晓,北斗尚在天边闪烁,清瘦的岛屿在薄雾中若隐若现。海滩一片宁谧,连风也仿佛屏住了呼吸。身边已聚起不少手持相机或望远镜的人。是游客,还是本地居民?我无从分辨。唯一能确定的是,他们都怀着一份对自然的深爱、对光明的珍重,拥有相似的期待与凝望——

终于,东方透出第一缕光,是那种洁净的鱼肚白。紧接着,一抹红绸般的霞彩展开,渐渐拱成半圆,随即迅速上升,宛若哪吒踏起风火轮,一轮红日轰然跃出海面!刹那间,整片大海都被点燃,远处的岛屿与翻飞的鸥鸟皆沐于金光之中。满天霞彩映照鱼灯、桅帆、浪花与仿佛在光中游动的鱼群……眼前仿佛铺开了一幅流动的、立体的画卷,而大海自身,正发出交响乐般深沉的轰鸣。

我曾于东北雪山的山顶、乌拉盖河畔的草原、黄河入海的三角洲,以及故乡的鲁西平原守望日出。我知道,无论何处,升起的都是同一轮太阳。但西海岸的这场海上日出,却格外具有一种雷霆万钧、激荡魂魄的力量。

## 渔港春汛

岁岁年年,旭日自海上升起,照亮这座小城渔舟唱晚的日常。而蔚蓝的海风也从远方

赶来,捎来春暖花开的讯息。此时,海滩残雪消融,被严寒封锁了一冬的大海春潮涌动,浪花欢跃,鸥鸟长鸣。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的诗句悄然浮现心头。我拿出手机,给远方的友人发去短信,告知春天登陆海岸的消息,又随手附上几张海景照片。而后,从长椅起身,踏着大地复苏般的轻快节奏,走向积米崖渔港。

一路春风拂面,连翘与迎春已绽出嫩黄。天边雁阵正凌空北渡。还未走近,古老的码头已传来隐约的欢声,间杂着阵阵锣鼓。我不禁好奇:这般热闹,莫非是什么特殊日子?

步入渔港,但见霞光中的海湾泊满了渔船,不下千艘。每艘船头都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桅杆顶端,还悬着一弯未褪的淡月。渔民们在船间穿梭忙碌。我寻找位船长聊聊,刚说明来意,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便微笑着迎上前来。

我略感意外——眼前的人身形清瘦,面目俊朗,带着浓浓的书卷气,与我印象中饱经风霜的“船老大”形象相去甚远。想来,那或许是某部老电影留下的刻板印象了。我不禁莞尔。

交谈得知,船长名叫肖永训,与我年纪相仿,同是“60后”。这让我们很快找到了共同话题。他是地道的渔民,家就在附近的斋堂岛。他抬手遥指一片青灰色的远山:“瞧,那就是我的家乡。”我虽未曾登岛,却久闻其名——那是一个保持着良好生态的古老渔村。

## 春天,别来无恙

程禾

好看着,一点也不急。

近期,工作忙碌程度跃升了一个新的阶段,这让我不得不抽出时间平衡心绪。以前我对年的认知只是停留在我的确是一个很年轻的人的浅层观点上,直到近期工作带给我的思考让我对青涩有了更加直观的体悟,遇到事情时总刻意提醒自己保持温和的心态。直至兵荒马乱的境地才明白真正的成熟稳重,从不是刻意强求,那份由内而外的温和与从容,终究需要时间沉淀。不过这也是好事,至少让我找到了新的处世方向,心也好像扎得更稳了,想来也不算辜负这立春的时节。

前几天看到青海西宁藏文化博物馆的结束语:“愿我如同虚空和大地永远支持一切众生的生命”。大概在这即将立春的时节遇到这句话就是命中注定。我无法用言语表达这句话带给我的震撼感,威严中充满生机的壮美,那是一种山高水长般的悲悯。倘若把自己的心当作高山大地,那么遇到的险

阻,也不过是这份慈悲之心的序章。

当暖风拂过山头的劲松与江尾的鲢鱼,人的心也会在春天慢慢活络,艰难困苦、喜乐欢愉都会被包容,化成平静的心绪流经每一处山间垭口。那些坚定又隐秘的情感也会渐入佳境,刺进地久天长的命轮里缓缓流动。我要做的,无非就是在每一处看起来难挨的悬崖峭壁,用“再难还能纵身一跃”的心境抚平当下的焦灼,平稳而笃定地探寻峭壁之处的每一块山石。

在春日。岁月又往前走了一年,人也跟着成长了一岁,总该有些不一样的改变。丙午年是热烈如火的一年,那便顺着心意来,这一年,不再刻意压制心底的勇气与热忱,一切遵循自然而然而地发生。让心里不曾被照耀过的角落嗅到太阳的暖意,远方未必有想象的艰难,但待在原地永远苦涩。去尝试,去勇敢,去平和,去哭笑,去毫不吝啬地给自己一些勇气与机会,就在这个春天,就从这个春天开始。

## 幽幽小鬼湾

焦增志

笑,打打闹闹,很快就走过去了。可到了晚上,特别是夜里九点时分学校晚自习结束回家的时候,没有谁不将这里视为畏途。尽管胆怯,我们这些已是十三四岁的半大小子却从来没有谁明言害怕过,大家揣着心虚都紧绷着,怕被人瞧不起,也怕恐惧的情绪传染扩散,我和几个同学们中的“强者”更是满不在乎,一副凛凛然的样子。每当晚自习结束的铃声一响,我们村的同学赶紧呼朋引类忙着结伴,有的早就联系好,不见不散,很快便聚拢三五个人一起回家。那时,同学们有手电筒的不多,即使有,为了省电在城里大街上也不舍得打开,可临近小鬼湾便不再有人吝惜,全都打开。三五个人在一起,走到小鬼湾畔,小伙伴们都特别爱大声说话,混搭着,听起来声调也有些异样,身体靠得紧紧的,手电筒的光柱直直的射打着脚下的路,光亮惨白,过后,遂分散至村庄胡同里各自的门前,相距不远的开关大门的声音在漆黑的静夜里相呼应,格外响亮。

若是只有两个人一起回家,走到小鬼湾的时候都不说话,相邻的两只手不知不觉牵在一起,用力握着,感到对方的手心在出汗,四只耳朵警觉地接收着四周细微的响动,都做着随时拉着同伴逃跑的准备,直到进村方分手回家。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有一次因与同学打架,晚自习后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剋了一会儿,等出来的时候同学们都走了,我知道落单了。一出校门,心里就忐忑起来,还好,我有手电筒,甯怕!今天有月亮,甯怕!鼓足勇气大步向前,可没走多远,心就开始悬了起来。本来不大的风从身边刮过,却骤然感觉特响,引来一阵阵惊慌。打开的手电照在眼前洒满月光的地上,仅一个黄圈,像一个将要破碎的蛋黄。路越走越远,腿越来越软,空旷的菜园



真看不出,肖船长自十几岁便随师出海,已有三十多年捕捞经历,是名副其实、经山历海的“船老大”。只因一副眼镜与脸上未被风浪蚀刻的痕迹,才让我产生了错觉。转念一想,时代前行,许多旧日认知早已失效,又怎能总以过去的眼光打量今天?

他告诉我,次日便是春季开捕日,码头正筹备一场祭海祈福仪式,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舱、人船平安。他特意解释,“祭海”与秋季的“开海”不同:“开海”常在每年的九月一日正午,那时节千舟竞发,鞭炮齐鸣,场面最为壮观。

春风拂动,年复一年。渔民们经过一冬休整,又将渔具网具搬上船,开启春日的海上征途。捕季里,他们依潮汐作息,放网收网,周而复始。我问:“如今还会在夜间出海吗?”肖船长点头:“当然,船队常在海上作业一周左右。不过为了安全,作业时间已比从前缩短许多。”我仍不免叮嘱:“春来风多浪急,千万小心。”他憨厚一笑:“现在不同啦,遇上恶劣天气,北斗卫星会提前预警,渔政保障系统也会全程监测呼叫。老木船都换成了装备精良的铁壳船,安全得很。”

“过几天您再来码头,”他热情地说,“春天的风鲞、皮皮虾、扇贝、黏骨子鱼最是肥美……”一番话,仿佛携来一阵浓郁的海鲜气息。我眼前似也展开一幅渔村风情画:家家屋檐下成串的鱼干在风中轻摇,灶间炉火正红,白烟缭绕,铁锅滋滋作响;灵巧的戥刀起落间,七八条肥嫩的鲜鲳鱼即将出锅……



水彩画《路影同行》 窦凤至

到跟前一看,是一只破胶鞋,摘钩时发现,鞋里面居然有一个青皮鸭蛋。还有一件事,任何时候想起,我都满怀喜悦。小鬼湾里闹鬼大家都听说过,但是小鬼湾里从来没有淹死过人。据传,人溺水时水里的小鬼儿便会偷偷将其托出水面。暑假的一天,我站在小鬼湾南岸悬空探出的石条上,因不会游泳,便一边玩着手中的苇叶,一边艳美地看着小伙伴儿在水中你追我赶潜水逞能,可能是太过入神,“噗通!”掉进水里,我本能地慌乱挣扎,水里的小伙伴儿急忙游过来救援,说来也怪,我在水中惊慌地拍打竟使自己的身体没有下沉,小伙伴们在旁边的协助,让我迅速安定下来,胡乱地拍水变成有序地划动,整个身体就开始协调游动,我惊喜地发现我会游泳了,我会游泳了!

之后,我每每向人夸耀我的传奇游泳经历,我知道,别人并不相信,可这是真的!

后来,我离家去外地读书,暑假的时候,去看望小鬼湾。我吃惊地看到,东岸那大片“青纱帐”一样的芦苇没有了,只剩下一撮一簇,好似秃头痢痢,四周的杂草枯黄,烂绿的青苔像一块块随手扔掉的抹布,半浮半沉,墨色的水面散发着腥臭,扔一块石头下去,空闷的响声带起一层黏稠的涟漪,一些小鱼惨白的尸体漂在上面,水里浸泡着一捆捆新割得尚麻,岸边散落着一些往年的高杆儿,像一根根零落的白骨。

若干年后,当我再去探望睽违已久的小鬼湾时,它已经不在,其所在的地方,已是一排排青砖红瓦的新房。

600岁的小鬼湾在陪伴了我们这一批小顽童长大后,便消失了,一去不复返了。它600年的存在和着给人们带来的惊悚与快乐,或许偶尔会被墙根下晒太阳的老年人提起,或许会在那些思乡人的梦里呈现,成为乡愁的一层。人有生老病死,物有新旧更替,或许,小鬼湾也是有其宿命吧!

回想小时候,夜晚从小鬼湾身边走过,步步惊心,明明怕得要命,却又又想听到小鬼儿们嬉闹声的希冀,偶尔与儿时的玩伴谈起,他们竟然也有相同的感受。

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儿时的记忆“都是使我思乡的蛊惑”。



## 春山有信

何效杰

年味,是从忙碌里生出来的。家家扫尘迎新,窗明几净间,藏着对新岁的期许。主妇们腌腊肉、蒸年糕,腊肉泛着油亮的光泽,年糕的甜香浸满房间,每一道工序都透着用心,每一缕香气都裹着团圆。孩童们踏着脚贴春联,红纸金字映着稚嫩的笑脸,一笔一画间,皆是对新年的美好祝愿。街头挂满红灯笼,彩灯一亮,年味“喇”一下就迎面扑来;红绸飘扬,年味便在这红红火火里,愈发浓郁醇厚。

年味最先是从空气里渗出来的,带着烟火的热软,裹着期盼的热忱,漫过街巷阡陌,闯进寻常人家。腊八过后,北风便不再干冷,它携来了幽微的香气,起初是若有若无的焦糖甜,不知谁家在做制糖饴;继而混进了腊肉、香肠沉甸甸的咸鲜;再后来,炸鱼、炸丸子的油香,炖鸡、煮肉的厚醇,便从窗缝里蒸腾出来那金黄的、袅袅的烟。

春联的红纸那么鲜艳,那样浓烈,我看那“马”字,墨色淋漓,笔锋遒劲,昂首奋蹄,有股子要挣脱纸张、直奔天空的劲儿。“蹄响千里风光好”,“春风得意马蹄疾”,仿佛真能听见蹄音,从纸面深处隐隐传来。

“马”是华夏文脉里最鲜活的意象,是旷野上的狂风,是征途上的火炬,是岁月里藏不住的蓬勃与昂扬,恰如这破土而出的春意,带着一往无前的力道,撞开了新年的门扉。马融入人们血脉的记忆里,成了韧性的象征,命运的注脚,或是平凡日子里一个最直白的、关于速度与成功的寄托。

又是马年,我们虽少了策马扬鞭的旷野驰骋,却仍需那份坚强的龙马精神。生活有坡路与坦途,恰似骏马奔腾,既要踏过泥泞,也要跃过险滩;如良驹稳步前行,积攒向上的力量;如骏马昂首扬蹄,冲破前路阻碍,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奔涌的诗意。

万般滋味都是生活。俗话说“过个马年长一岁”,马年于我,像是心里一匹认得归途的老马,每隔十二年,总要踏风而来,踩下深深浅浅的印记。这是我第五个本命年了,一个甲子的路,被五匹不同的马驮着,像一条终于流入平缓地带的河,趋于平静,开始步入人生的下半场。

每一个马年都是一匹不同的马。它们毛色不一,脾性各异,有的暴烈,有的温顺。现在,这第五匹马踏过我生命的原野,静静地来了。弹指一挥间,它们驮过我童年的甜蜜与神往、青年的离愁与闯荡,中年的负轭与坚持,也驮过我的失去与苍凉。它们不再扬鬃,不再长嘶,只用温顺而深沉的眼睛看着我,仿佛在问:路还远吗?

下一个马年,我72岁。它再来时,会是什么模样?我要从60岁的视角重新诠释,加入更多个人历史。昨天的故事早已写就,无论圆满与否,都已成为生命的养分;明天的未知无须焦虑,只要心怀赤诚,便可从容奔赴。那些曾经奋力想抓住、想证明的,那些追逐的,此刻都像这轻烟一般,淡淡地散入虚空,留下一种沉实的、无须言说的存在感。

春光暖透新程,马年的春天来了。“马”驮着福气,走进家的每一个角落。这些静默的、火红的影子,便悄悄地驻守在了那些现代化的器物之上,仿佛古今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和谐和解。

如今,年味渐渐淡了,化作一种底色的暖意与心安,静静等待下一次的凝聚与绽放。年味多了温润与从容,不必再执着于繁复的仪式,只需留住心底的那份期许与温情,守着家人,伴着温暖,用围坐的温暖确认彼此的存在。

马,是自由的、是奔腾的、是跨越的。马年春节,像这片土地上的庄重的仪式,用它红色驱赶荒寒,用喧嚣对抗寂静,在这团圆的温情里,积蓄力量。年,原来是一场我们心甘情愿坠入的集体的梦。梦醒了,我们便带着无畏的勇气,奔向那即将被第一缕晨光照亮原野。

春光正好,天色墨蓝,风拂过枝头,万物都透着新生的模样。草木萌发,唤醒了心底的期许,溪水潺潺,泥土正在微微地翻身,草根正在悄悄地蓄力。

蹄音里的年轮,正由一匹看不见的神骏,稳稳地驮着它,从记忆深处走近。那化不开的年味——那些香气、红色、笑脸,将我们聚集、抚慰,与根脉连接,然后,给我们一个崭新的“开始”。